

让生命之美在教育中生发

——尼采教育美学思想浅析

刘丹琦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DOI:10.12238/mef.v7i9.9191

[摘要] 生命教育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关注热点。尼采早在 19 世纪就已经展示出对生命的反思并积极探索个体与此在世界的内涵以及关联,这对中国现当代教育以启示和思考。本文以尼采教育美学思想中日神和酒神式精神、愉悦感以及超人哲学为切入点,探索其内涵并进一步探讨个体与世界的关系。在个体对自我界定、深入认识和不断超越的过程中,以期从教育的角度让生命之美得以生发。

[关键词] 生命之美; 个体; 此在; 教育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Let the beauty of life gro

—A Brief Analysis of Nietzsche's educational aesthetic thoughtw in education

Danqi Liu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Life education is the focus of China's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As early as the 19th century, Nietzsche has shown his reflection on life and actively explored the connotation and relevance of individuals in the world, which has inspired and thought about th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education. This paper takes the spirit of Chinese god and wine god, pleasure and superman philosophy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explore its connotation and further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the world. In the process of individual self-definition, in-depth understanding and continuous transcendence, it is expected to make the beauty of life gro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

[Key words] the beauty of life; individual; this in; education

引言

德国哲学家尼采尽管并没有创造出系统性的哲学,甚至,他并不认为哲学可以使得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但是可以让人们的思想变得更加深刻。他对基督教义的揭露性批判、对传统文化的部分否定、重估并创造一切价值以及“超人”“权力意志”“永恒回归”等新概念的阐发,让人们不得不去思索:我们到底是谁,又应当如何认识自我,我们应当如何面对生活中的顺境与逆境以及通过教育的手段去探寻个体生命之美。

1 个体内部的交织之美:梦与醉

1.1 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动态结合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对希腊文化中两个相互竞争又相互补充的欲望冲动做出了详细解释,即日神式和酒神式冲动。前者来源于阿波罗,象征着光明、梦想以及未来。后者取

自酒神狄奥尼索斯,象征着陶醉和狂喜。将两个神进行对比,日神阿波罗意味着显现出的形式、可被理解掌握的知识和有所节制,而酒神狄俄尼索斯则与无形的流动、神秘的直觉以及过分无度相关联。在世界的组成形式上,日神的世界是由各种个性不同的个体组成,而酒神的世界则呈现出了一种混乱的整体,蕴含着个体和所有的原初的能量。酒神的狂喜使得我们成为了整体独有的一部分,在创造喜悦的过程之中,每一部分逐渐融为一个整体。

日神和酒神在艺术涉及的方面有所不同。酒神呈现的音乐艺术为一种无表征状态,并没有明确的单个或者多个实体形式。古希腊文化的理想化形象是宁静而又稳重的,这与尼采笔下狄奥尼索斯的精神大相径庭。然而,古希腊文化并不是与酒神精神毫无关联的,相反,其中充满象征意义的幻想则是在与酒神长期

碰撞后产生的。因而，后世得以从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笔下看到涵盖了日神和酒神的悲剧作品。

有关悲剧的起源，尼采接受了亚里士多德观点，认为悲剧起源于合唱团表演(chorus)。然而，尼采反对的是把合唱团看作是舞台上民众的象征，他更加赞成其是酒神式的状态及其洞察力的代表。这种酒神式精神使得人们在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痛苦时，依旧百折不挠并且坚不可摧。生命的活动不是小到以个体为中心的，也并不会在整个宇宙中起到强大影响力的作用。个体所呈现出的个体性原则仅仅是表象且微不足道的，是艺术给予了个体快乐的希望，并将个体性原则打破。没有了个体性原则的个体自然土崩瓦解，个体之间所具有的压力和被压迫的力量互补的结合，进而形成一个整体，(从个体化到社会化，如何成为?)组成了这个此在的世界。个体在发出力量的同时也会体会到来自其他个体的反作用力，因而会清晰地感知到痛苦和磨难，以至于对其他个体逐渐冷漠和疏离，忘记了同一的本质。

但是，这难道意味着个体就应该生活在恐慌和痛苦之中且无能为力无计可施吗？尼采并没有直接回应这个问题，而是指出世界本是对立事物间上演的一场悲剧。当个体被放大了宇宙的维度，酒神和日神的悲剧性智慧才会得以显现。两种状态相对立而产生的原始冲突是指吞噬一切的、无形态的和深渊似的黑暗生活与形成个体的光明之间的对抗^[1]。洞察到个体与宇宙的矛盾的尼采并没有像叔本华一样持消极的悲观主义，相反，他认为尽管事物的表象有所变化，但生活仍然被证明是一种坚不可摧的、强大而又令人愉悦的东西。是艺术，拯救了那些处在深度恐惧并对苦难无比敏感的古希腊人；通过艺术，这些人们看到了此在的世界，重新拥有了生活。也就是说，艺术并不是脱离生活的存在，而是作为人们感知到同一性的有力手段。

在这里，尼采所持的悲剧形象以及个体的个性化原则这两点需要进一步加以说明。尼采的悲剧指向并不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处于同一范畴，后者为达到净化心灵的目的，凭空对人类释放出悲悯和恐怖的情绪，是一种宣泄。尼采的悲剧是超越了亚里士多德的怜悯与恐怖的范畴，更多的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永恒喜悦。普遍性是指人人皆可为悲剧形象；永恒喜悦是个体所感知的生活中的痛苦情绪并不会在某个时间节点终结，而是在不断的体会中得以增强和轮回，上升到喜悦的境界。除了对于悲剧的不同指向外，尼采在书中的论点建立在了叔本华的形而上学的基础上，特别借用了经院哲学中“个性化原则”(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一词。这一词原指有关时空的现象世界，这个现象世界提供给我们一系列共存和链接之物。抛开现象世界，事物本身的存在是意志，并不属于外在的时间和空间秩序。在个体的成长和消亡过程中，个体仅仅作为意志的现象而存在。基于

此，尼采认为通过日神式的生活，个体可以体会到现象之美，因而其是个性化原则的化身。他并没有像叔本华一样企图疯狂地压制意志，相反，在这种意志反映出的表象中发现了所带来的愉悦感。通过日神式和酒神式生活的愉悦和狂欢，他看到了两种不同形式的崇高，然而悲剧的崇高只能通过后者的个体毁灭得到，这也是尼采对酒神和悲剧的欣赏之处。

尼采的晚期作品中再次出现了对狄奥尼索斯的欣赏。起初，他并没有在《悲剧的诞生》表达对基督教的任何不满。在《偶像的黄昏》中，狄奥尼索斯被他视为一种信仰，在这种信仰中，“生命中最深刻的本能”，也就是渴望生命的未来和永恒的本能，被以一种宗教的方式呈现出来^[2]。最终，尼采还是将狄奥尼索斯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做对比，并在《瞧，这个人》的最后写道：“人们理解我的意思了吗？狄奥尼索斯反对被钉在十字架上者。”也就是说，狄奥尼索斯反对人们通过无辜受苦去找寻圣洁生活之路。基督教所轻视的此在并不是不知重要的，相反，它可以向人们证实苦难的存在的合理性。正如他在《权力意志》中所说，“被撕成碎片的狄奥尼索斯是生命的应许，这种应许并不会随着个体生命的完结而终止，而是从毁灭中永恒的重生并且再次回归”。酒神被赋予了永恒轮回的意义，这使得人们不再会为生死困惑不已。他对于狄奥尼索斯的肯定也隐晦地表达了对于被钉在时再加上的人和对基督教道德伦理的否定。以至于在《瞧，这个人》的最后几节，他对于基督教的诟病期待能和读者所产生的“人们理解我的意思了吗”的反问式共鸣。

尼采追逐的酒神精神成功将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转移到对生命的关注，也就是将人们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回到当下的生活中。当酒神精神回归到生活，如前文所述，它是与日神精神共同存在的状态。这种共同存在的指向映射到具体的生活中即表现为逆境与顺境的交织共存。如果人们仅持有一种精神，那么在处于相反的处境下，人们会因为各种矛盾产生不适。在面对顺境时，尼采并不提倡用酒神的态度去判断和处理各项事务，盲目追求狄奥尼索斯；在逆境时，更不会用日神精神企图逃避苦难并憧憬未来。

1.2两种精神引领的不同教育方向

尼采眼中的酒神形象，在当今时代仍然存在着激烈的辩论，其中不乏存在着质疑者。例如尤尔根·哈贝马斯点出了尼采书中的对酒神的赞许和形而上学思想的宣扬有着危险的非理性主义和唯美主义倾向，这会脱离了现象世界，同时偏离了日常实践中无处不在的道德活动。酒神式的生活能让人们进入一种迷狂之境，这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将个体的痛苦消融后融入无定形的自然界。但是，尼采也不乏许多支持和追随者。例如彼得·斯洛特戴克则认为，尼采的文本可以作为先锋作品来阅读。在现代，美学有时会脱离人类生存的其他领域，但对于斯洛特戴克而言，

这意味着艺术作品可以自由地去探索成为一个主体的多种替代方式。他认为,酒神不应陷入忘我的狂喜之中,而是致力于削弱人们自身的身份感知,从而确保能够释放出更多流动性的能量。在逆境中,酒神形象引导人们注重自我精神的培养,珍惜在被负能量充斥的内心中流出的正能量。

理想化的酒神精神更加适用于挫折教育中,让儿童体会到挫折中所磨练的精神,降低挫折本身带来的感官上的失落。学生通过语文、英语、美术、音乐等不同学科,在学习学科知识的同时去体味到教学内容所传达的精神内涵。以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为例,有关挫折主题的课文横跨一年级至六年级,类型包括典籍、英雄故事、寓言、真人真事改编等。通过学习不同类型的课文去丰富学生基本认知,进而带来课堂上多元体验感,以期在实际中增加应对策略。这些文学作品并没有于学生的日常生活割裂,而是将日常中所需有的生活态度巧妙的融入其中,通过艺术的手段,学生能在多个角度体会到挫折所带给自身的价值意义。

与逆境对应的顺境也是教育中的一大难题,亟待着日神精神的引领。日神精神所代表的梦想和未来也是当今教育培养的方向。经常听到一些处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反映自己对于未来没有明确的规划,甚至没有梦想,或者选择从众,未来就是“走到哪一步算哪一步”。这种对未来没有规划和盲目从众隐藏着风险,会使得学生从校园走向社会手足无措,无法实现从学生到从事具体职业阶段的过渡。这些年,从《“十四五”职业教育规划教材建设实施方案》等各类文件的颁布再到各大学对职业规划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充分印证了我国对职业规划教育在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的快速发展。值得借鉴的是,美国、英国、瑞典以及德国等部分国家的中小学已然承担着帮助学生了解职业知识、探索职业规划的任务。以美国为例,在小学阶段的学生需要了解职业的不同种类和特点,步入中学的学生将通过不同部门的实习进行职业选择尝试。与这些国家的未来职业规划教育相比,我国如何应对这一教育在基础教育阶段的缺失以及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逆境指代的挫折教育和顺境指代的未来教育分别对应着酒神和日神精神在教育中的不同走向,正因为生活是酒神和日神精神的交织,证明了二者是平行存在的状态。对于学生个体而言,逆境和顺境教育更趋向为一种个性化教育,通过相似的教育内容、方法以及过程并不会得到相同的教育结果。不同的教育结果之间并不存在高低好坏之分,只是存在着个体差别。学生个体正是通过这些差异去感知不断变化、二者交织的环境进而作出个性化的判断,展现出个体的生命之美。

2 个体与此在的和谐之美: 愉悦感

上帝已死是尼采阐发生命哲学的出发点,在上帝死后,人类

的关注点转为生活的个体和此在的世界。人类通过生活认识此在,在与一种可怕而又长久的痛苦与压力进行抗争,无所畏惧且毫不屈服,会得到“希望的突袭、痊愈的希望和痊愈的醉态”,感受到思想上的愉悦。这种愉悦是一种对待生活和艺术的崇高态度。教育生活中唯有真正体验生活、成为自己、回归简单和诚实,达到个体与外部世界的和谐,才能感受到这种愉悦感。

2.1 个体以自我作为手段认识世界

“上帝到哪里去了?”他大声喊叫,“我要对你们说出真相!我们把它杀死了——你们和我!我们都是凶手!.....难道我们不能使自身成为上帝,就算只是感觉仿佛值得一试?再也没有更伟大的行为了,——而因为这个行为的缘故,我们的后人将生活一个全所未有的更高的历史之中!”^[3]

——《快乐的科学》第125节

尼采借用查拉图斯特拉之口向人们宣告“上帝已死”,并预想到了听众们对这个疯子的惊讶与疑惑。不仅如此,尼采指出了长期以来人类与“上帝的幽灵(阴影)”之间长达几千年的斗争。他提醒人们必须当心许多事情:世界是否是一个会延展的、可以成长和增多的活的东西;上升到宇宙的层面是否将其赋予目标的荣耀;人们能否自信地将审美判断道德判断应用于宇宙;人们是否可以说生与死相对立。显然,在“上帝已死”和这些需要当心的“上帝的幽灵”之中,人类被蒙蔽以至于难以接近和发现那个非神化的纯粹的自然。

尼采之所以对非神性的自然有着迷之追狂,在于其深受德国思想家叔本华的影响。在那个遍布黑格尔信徒的德国,叔本华是第一个毫不妥协的无神论者。他并不相信黑格尔口中的此在的神性,对于此在的非神性毋庸置疑。他用毕生精力倾注于揭穿上帝的谎言,颠覆持续了长达两千年的普遍真理,从而获得了无神论的艰难胜利。但讽刺的是,战胜上帝和上帝的幽灵的竟然是基督教中本质性的道德观念和真诚性概念。这些秉持着道德上追求的忏悔者们将其转化为“科学的良心”和愿意付出任何代价的理智。此时,尼采认为人类和自然仿佛得到了一些印证:“观察自然,仿佛自然是神的善意和保护的一个明证;为了一种神性的理性之荣耀来阐释历史,把它阐释为关于一种伦常的世界秩序和伦常的最终意图的持久证词;解释自己的体验,就像虔诚的人十分长久地解释自己的体验那样,就仿佛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都是一种暗示,都是为了灵魂的得救而被设想和被派送的。”也就是说,世界秩序和社会伦常存在于一种早已设定好规则的价值评估之中,我们的情感和思维似乎被某种东西所吸引并被逐渐同化,通过言语和行为得以充分表达。价值评估的本质和吸引我们的某种东西则是权力意志,其以一种不确定的形式存在,作为生命的本质统领着整个世界^[4]。

世界不止一次被尼采喻为大海,它并不是地方而是一个

包容的空间,充满着“呼啸和汹涌的力”,在不停的变换和轮回。面对其中的不同境况,特别是在人处于新的环境时,尼采不希望人类被一种忧虑、恐惧甚至绝望所侵蚀和湮没,相反地,如狄奥尼索斯的不断自我毁灭与创造那样,获得了一种“新的难以描写的光明、幸福、轻松、欢快、振奋、曙光”的丰富情感。这种喜悦之情不单单是一种心理上的愉悦状态,同时融合了感恩、惊讶、预感和期望。它被尼采比拟为人类驾驶着小船,朝向地平线进发,即使出海的过程隐藏着重重危险,但是大海依然默许了他们的无畏并向他们敞开广阔的胸怀。愉悦在这个比拟中又包含了一重没有强迫感的自由冒险精神,也印证着其内涵之深。

教育之美就如同花丛中那一朵原本被遮蔽的昙花,在师生对话、生生合作、个人思考的多样形式中,迎来了久违的绽放。因而,教育世界中教师与学生的教学过程、学生的自我认知过程会带来个体的愉悦感。

2.2 教育中的个体与外部环境的协调共生

在生活中,人们无法保证一定会看到自己或者他人的极致之美,但是值得相信的是,每个个体都有展现美的可能:“每个人都是一个一次性的奇迹,应该听从良知的呼唤:成为你自己!懒惰和怯懦是诗人不能成为自己的原因。我们必须自己负起对自己人生的责任。你所珍爱的一系列现象对你显示了你的真正自我的基本法则,它们组成了向你的真正本质攀登的阶梯。”尼采所著《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的开篇即《成为你自己》中,他针砭时弊地指出人们总是受到社会道德和民间习俗等的束缚,无法真正快乐的做自己。令人鄙夷的是,其中有些年龄稍小的学生因此会不断懒惰和贪图享受,不再愿意去生活,去认识这个世界。这将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学生失去自身的个性,或者说是他们主动将自己的特性磨平,“泯然众人矣”。当学生们失去美而可观的个性,胆怯的站在其他人身后甚至是将自己的人生之舵主动交由他人之手后,反观外界的一切,只会剩下失衡且失去意义的生活^[5]。

所以如何帮助学生认识自我、找到自己的本质变得迫在眉睫。尼采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方法,将自己所爱过、令自己灵魂振奋、曾经占据与赐福的东西一一列举,所反映出的特性就是自我的基本法则。为了组成一个可以攀登的阶梯,个体需要将这些对象一一对比,从而了解它们如何“补充、扩展、超越、神化”。也应当明白一件事,这个阶梯的搭建和攀登都是学生自己的事,除了他们自己,没人能够发现他们的本质。自身的原初意义是任何一个教师、教育家和塑造家所无法教育和塑造的,他们可以竭尽全力地,就是解放学生。在这里,尼采将教育家所能做的事喻作铲除植物生长的杂草和害虫以及提供充满能量和无限活力的光和热,这些事情既是对充满母性的大自然的崇敬,又是对大自然可能隐藏着的残酷一面的隐藏。也就是说,

教师所能做的就是帮助学生认识自己、成为自己,成为平衡自己和世界的主人。

除此之外,尼采在回顾对叔本华的印象时,认为其是由真诚、欢快与坚韧的融合。这种混合是难能可贵的,尤其是在生活中回归诚实,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人类变得不再似从前那般简单,当他们几乎不可能根据自己的想法去发表意见和付出行动。叔本华就是一个真诚的哲学家,他在创作时并不会违背自己的内心写出违心的词句,更不会玩弄华丽的修辞去欺骗任何人,以至于尼采形容聆听他的自我对话就仿佛让“我们宛如走进高山上的森林,我们深深地呼吸,立刻赶到通体舒畅”。这种真诚是与欢快交织的,而这里的愉悦感是Aliis laetus, sibi sapiens(对他人兴致勃勃,对自己通情达理)^[6]。只有真正的思想家才会如此,他们不论是在讲述严肃的观点还是趣事、诉说自己的人生格言抑或是神性,始终都是率真诚实并且勇敢无畏的。真诚、快乐与坚韧的融合其实就是自我已经融入到世界中的应然理想状态。回归到教育生活的视野,儿童的率性教育主张将童年还给儿童、顺应童年之美,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保护儿童的天性。这种保护并不是一种天性的放纵,而是倡导解放儿童天性中积极、具有正向价值的一面并且克服天性中消极、具有负面价值的一面。这种被保护的天性会让儿童一步步成为一个真正的率真的小思想家,从而体会到认识世界所带来的愉悦。

3 世界的超越之美:超人哲学

不论是《快乐的科学》中尼采期待人类在生活感受到此在的愉悦感,还是《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中看到叔本华作为哲学家的复杂情感融合,都是尼采作为生活哲学家在情感态度的向上感体现。他并不仅仅满足于个体与此在的相融之美,还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告诉全人类一种具有自我克服象征意义的崇高理想——超人。

超人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中追求主体性和超越性的卓越产物,也是尼采对于“上帝已死”人类又当追求什么这一疑问的有力回应。关于超人哲学中的两个特性,康德启发性地提出了自我是认识的主体以及自我的超验性,而后黑格尔将宗教的超越性以思辨的形式推翻,将主体的超越性铺就了新的超越之路。尼采批判继承了前人对自我超越的思考,用权力意志论架构他的超人哲学。这里的超人虽然是从个体出发的,但是只有将其扩大到世界的维度,才会更加明晰超人对于全人类的历史性意义以及酒神精神的深刻内涵^[7]。超人并不是个体的所必须达到的目的,而是正在经历的变化过程,尼采将这种变化过程体现的精神归纳为“骆驼-狮子-小孩”,个体不论经历何种变化、精神如何变化,都是超越中的一份子。个体即使无法到达最终的“小孩”精神,也仍然作为世界组成的一部分体现着动态超越之美。

3.1 从个体到世界的自我超越

尼采认为,不论个体还是世界,权力意志是生命存在的本质,是一切生命活动的根本动力,个体在权力意志的推动下,不断实现自我征服、自我创造以及自我毁灭。在人生征程中,人的本质得到了不断的显露和印证,人因而呈现出各种不同的发展样态。因而,让这个世界充满着千姿百态的,不是上帝,而是权力意志所派生出的一切。人类在权力意志的驱使下自由地探寻生命的深度和广度,生命也因此被超越,从而进入到美丽的永恒轮回之中。

当面对生活,人们的心灵如何得以洗涤,如何被救赎?这一问题也是查拉图斯特拉所要必须面对且亟待解决的难题。在《救赎》一节中,查拉图斯特拉说意志本身就是一个囚犯,真正的救赎就是将过去者解救出来,把一切“它曾是”改造为一种“我曾如是意愿它”。对意志来说,最大的痛苦和折磨就是无法打破时间的枷锁,无法回到过去、改变过去,以至于一直沉浸在这种曾经的悲伤。当意志看到过去种种,它所产生的无力感会慢慢积聚为一种对自身的愤怒和对时间的憎恨。然而,意志所能做的是在未来之中去理解和更正“他曾是”。尼采希望人们不是去和过去握手言和,而是通过未来的创造去拯救自己的过去,从而用创造性的意志去消解充满着痛苦和惩罚的复仇。他还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将美指向为一个“以全部意志去意愿、意愿热爱和没落、使得一个形象不只是形象”的地方,教导着人们在未来采取行动实现对过去自我的救赎,这就是一种自我超越。这种自我程度的救赎相对于人类的救赎就如同一条溪流之于大海,只有溪流的不断汇入才有壮阔的大海。

3.2 教育世界的“超人”状态

深入教育生活的查拉图斯特拉大胆的向门徒们宣告:

“我的门徒们,我现在要独自走了!你们现在也得离开,独自走吧!我希望这样。”

真的,我要劝你们:离开我吧,小心谨防查拉图斯特拉!而且更好的做法是:为他感到羞耻!也许他欺骗了你们。只是人一定要不仅爱自己的敌人,而且也能恨自己的朋友。

如果人们永远只做弟子,他就没有好好报答他的老师。为什么你们不想扯掉我的花冠呢?

他教导着自己的门徒不要对他盲目崇拜和追随,要学会在世界独自行走,这才是对他的最好回馈。这里折射出一个教育问题,当教师被赋予启发者、引导者和解放者的身份时,学生是否可以做好那个被解放的人。现如今,教师将课堂的主角还给学生,但有些学生对教师的信任就如同对真理和知识的依赖那般坚定。当课堂的中心已然不再是教师,教师应当如何在课堂上“独自离去”,如何帮助学生成功的“独自行走”?

尼采在本书开篇的回应中指出了超人精神的三种变迁——“骆驼-狮子-小孩”。第一种变迁就是变为骆驼,它在沙漠中负重前行而又默默无闻。这种前行就是对前人知识的接受和不断

积累的过程,但这必将会导致其路途越来越沉重和吃力。在处于这种状态的极限时,骆驼会变为狮子,从“你应当”变为“我意愿”。当事物被他人创造出来的价值如同躺在路上的巨龙身上的鳞片那般金光闪闪时,狮子需要用自己的权力重估事物的价值进而去创造新的价值。这种创造仿佛是一种掠夺,将从挚爱的“你应当”中夺取自由,这是狮子的本能。得到了自由的狮子正站在无尽的旷野之中,除了自己别无其他。最后则是精神从孤独的狮子变为单纯无辜的小孩,这是“一个新开端,一种游戏,一个自转的轮子,一种原初的运动,一种神圣的肯定。”精神变成小孩后创造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意愿着自己的意志。在这个过程中之前已经获得的知识得以肯定,身为小孩的超人已然成为了一个创造者。

将超人的精神变迁过程看作为教育的超人进行时是一个较为理想的过程,不是所有个体都可以像超人这般达到的精神转化,但这必将是令人期待且无限精彩的。在这个过程顺利的情况下,学生逐渐与超人精神融为一体,在精神的变迁之中成为创造者、自己的老师和一个可以“独立行走”的人。学生逐步摆脱对教师和知识的依赖,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批判与否定,进而创造价值,实现对自我的超越,以此去展现自我生命的力量,这是一个展现生命活动艺术化的审美过程。当教师看到许多学生展现自我生命之美,进而实现自我超越时,教师自身也会体会到自我精神的变化。因而不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是教育世界中超越过程的一份子。

在教育世界中,超越过程必将受到各种可控与不可控因素影响,例如在如骆驼搬行走在知识的大漠时,学生如何有效的学习前人的知识、如何承受知识的重压还能够坚定不移地继续前行;学生如何面对前人留下的知识财富,重估其价值,重新获得价值自由;当学生的精神难能可贵地变为小孩时,自己的内心如何被自我和他人认识和肯定;如何面对自己的精神从狮子到猴子、再从猴子到小孩的转变时期以及自我身心、他人评判以及外界环境之间关系的处理等。这就意味着,教师应当如查拉图斯特拉那般作为教育的解放者和超人过程的参与者,并不能在计划开始就独自离去,而是在学生的不同阶段,做骆驼的陪伴者、狮子的鼓励者和小孩的肯定者。

做骆驼的陪伴者,教师帮助学生理解和积累前人的知识,将方法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教师还应当教会学生如何平衡学习和日常生活,给予学生最舒适的前进压力。做狮子的鼓励者,在学生对以往知识和观点持有疑惑并质疑时,教师要对学生的这种质疑精神给予支持并激发学生的批判性思考,而不是不负责任地对其忽视和打压。做小孩的肯定者,教师要重视学生的每一个创新性想法,去了解想法的来源和形成过程,让班级中的每一个孩子都能超越自我,成为超人计划的完成者和再参与者。教师在参与学生的超人计划过程中,无疑也是在参与

自己的超人计划,在见证学生从骆驼、狮子再到小孩的过程自己也在发生着精神的转变,因而这是一个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过程。这也是尼采所希望的教师都能像查拉图斯特拉那般,成为克服自我平庸、实现自我认识、创造自我超越的教育艺术家。

4 结语

生活种种,尼采时刻提醒着人们应同时秉持着日神式的清醒和酒神式的迷醉,这是获得愉悦感的必要条件。这种可感知的愉悦并非来源于外界的事物,而是来自个体通过权力意志这一机能,将其思想、情感和意愿由内而外的生发,达到与此在的和谐。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对过去的和现在的自我重新界定、深入认识并不断超越,使得生命之美得以展现。

[参考文献]

[1] Keith Ansell Pearson & Simon Critchley, *How to Read Nietzsche*, England: W.W. Norton, 2015.

[2] 弗里德里希·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3] 弗里德里希·尼采,快乐的科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4] 弗里德里希·尼采,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M].江苏:译林出版社,2012.

[5] 马丁·海德格尔,尼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6] 程从柱,郭兴举.从作为教育家的艺术家到人生哲学家——尼采教育思想的演进[J].教育学报,2010,6(03):26-30+40.

[7] 于伟.“率性教育”:建构与探索[J].教育研究,2017,38(05):23-32.

作者简介:

刘丹琦(1997--),女,汉族,山东省东营市人,博士研究生,教育美学。